莊子翼註

六

口 13
1600
6

早稲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317號

第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1.600
6

# 莊子翼卷之六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三島家蔵

##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施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
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
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在於馬体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
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
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註　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无為

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懸于河七懸于海七懸于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現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体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堀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跋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若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无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若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充之符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于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哉小大之亦各有階級不可相任土之所為不出乎一域一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亦也

呂註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孝自外至而未達乎太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无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趣太道從无劳之遊也拘于墟則小大之所專束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沙汰出涯涘而觀太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无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尊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于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国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王仁人仟士之所憂劳不過于此而咸蘄之以為博自大道无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口義　涇濁也非涇渭之涇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拘墟為埒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鼈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几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士任事之人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　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生代謝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鄉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悲短故爲跂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總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大之定大也

呂註　道非小大豈有定体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所謂大者豈眞

大所謂小者豈止眞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鄒為鄒今之為鄒今未及三百而今已為鄒鄒則所謂鄒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鄒今之皆故而不踰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變待百生之王則遥而閟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掇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距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眞知也哉知而非眞知則所知同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管見　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遥謂歷時之久掇謂推後之速不悶無厭其所生也不歧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眞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已之物理細大之倶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躰幾丕原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郭註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粗大小異故所



貴非无也庸詎智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无形惟無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大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入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幸足而投之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出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爭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言從衆之所爲而自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然正直也爵祿不足勸恥不足辱故無所逃於內外事不棲於心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失故至德不得大人任物而已故無己約分之至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

呂註　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聞也自大視細者蠛蠓蜚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能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伎論則從君親而非從衆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旨道　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心以道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汙也而不賤貪汙行殊乎俗疑多辭異也而不多辭異不議門隸以自潔不賤伎論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

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奚我矣尚安有物哉故曰

管見　自細視大至于不盡而止非大止于此也自大視細至于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堅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及世俗以至伎論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听其兩行是非大細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紀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白公　楚平王孫

郭註　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育之者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御皆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多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頂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我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相與為唇齒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身為渠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則

無然矣無然無非矣無然則無非者堯也有然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曰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桀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經滅也

呂註 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無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惡桀之出于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儻貴賤小大哉故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以桀紂之爭爲是則以湯武之爭爲是則

白公以滅爭讓之礼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益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麗崔云屋棟徐士彰云車名窒塞也蚤說文云跳蟲淮南子云鵂夜撮蚤而食之不一失明天地之理也夫天地萬物莫不當也

**郭註** 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性爲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忘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呂註** 梁麗不可室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鴞不能晝視夫言其獨義一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篡徒言其衆

**管見** 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緊論也若師陰陽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神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言也繼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



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

郭註 反衍若貴賤之道反棄相爭也自物孰則不能隨於道遠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皆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心域者泯然無所在也兼愛萬物其孰承冀言奄御羣生反覆繫系承冀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長短皆足止乎其成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時其成無常處心不位乎形爲盛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留若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使停若駛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而守也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 李者乎曰係於有物一名聞道無貴賤則於爲不爲賤若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耗衍爲貴耗爲賤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之謂也無所矜域與道通而不太甚之謂也其孰承之謂也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逢而不閇時不可止故拔而不攽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馳若驟變化容駭則何係心於爲不爲之間固之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評道　衍者廣平之地反受之則平復爲陂乎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行之用謙之則賜予而不以爲己多少之數豈是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者未之有也

碧虛　貴賤無定一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此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一適水文理也德恥有嗛域則不浹泥有方所則不周私則不公長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世則無盈虛忘全則任化忘時則不化其變如驟其發如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何客心於爲不爲之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郭註　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無能也無道者無其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

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盡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夫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爲不能若意無所適則苦不能若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其不可逃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已也寧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已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德在乎天恣人之在外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言與機會相應有斯發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雖穿之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穿之人事而本在乎天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矣名則過也反其眞者眞在性分之內也

呂註　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地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入人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管見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滌蕩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自然僞蕩其中爲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

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我也天在內所以立体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体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忘其眞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眞体會而無所復問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踔上初角反下勅角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脅而行則在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自然而行口不知所以言任其自動故無動

而不逍遥也忘其天大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
桑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
莫不逍遥六合此乃聖
人所以爲大勝也

【註】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
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注不止必可知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蚿多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
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
非出乎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
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与心之用其
神於風也遠矣乃正蝕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
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直知世哉

【疏】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無足之急故夔憐蚿蚿以多足爲累則萬足不
如一足之急故蚿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
有矣觀無有爲不足故憐蛇蛇自
適其性憐風風自適其性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曰忘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司馬

當作衛匡
衛邑也

郭註　遊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諸言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獨夫剖斗之男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用其心也夫安矣知命非制故無所不命者無往而非逍遙夫故雖

碧虛　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踏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不勝者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汪洋辟大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

埳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鼈與且彼方跐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察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于邯鄲



與未得國能又夫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蚷一蟲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少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分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以視堯桀篤一而其豪也黃泉大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忘乎固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弊弊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乎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空虛是意

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雖盡地之類也

口義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虱井中赤蟲也坎井之蛙虱蠙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虱蠙與科斗二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便自別適適猶旖旎也南虱小蟲也旖旎也蠙黃皇也皇上登於天言其見趣高遠也奭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太通歸於至道也國能郭郭國中所能之步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於塗中乎濮陳地水也先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焉謂先宜其以言也

郭註 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 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一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管見 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荅詔二拘囚於鞭繩二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　捨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鵷鶵之
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副墨　鵷雛鳳雛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
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寫千古
為世局矢惠矢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曾見狹
跋謂搜索國中郭註則以搜為瘦矣夫鴟得腐鼠而
嚇又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襟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　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合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之非魚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同其業故以陸生之所樂未足備述耳

副墨　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也安知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立言而轉之曰我非子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尚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複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樂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名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李士表曰物莫不其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期知而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遊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



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孤天下後世離物我爲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著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未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知耳耳知鼻鼻知口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知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眞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惟明至樂無樂眞知無知以語此

管見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篇反其眞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謝而惘惘衍而弗悟天機之不

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慕故金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孰孔子遊匡而臨雀不懼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積逆沮何以見聖人之勇并毫海若驚卽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流濁所見臨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濮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卽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孝二先生之苦而援於水也故以結之

當篇之旨云

##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
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譆譆訛訛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
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
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
得無爲哉蹲循羅云低蹲而順循之也口義作逡巡
譆譆李云繁貌　李云趣向貌　職職林云各有所主也
植貌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
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爲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入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
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服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
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自
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

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賓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問濟蹔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爲經也舉舉譁譁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吾未之樂者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鄙吝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者各自任天下之是非則定矣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耳非爲之而自合故物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濁也無從出者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無有象者無有爲之象也無爲蘧者皆自蘧耳人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管見** 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羞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吾身觀夫當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疎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開悟之則君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以知至樂無樂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然後安於無爲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　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　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柈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疇之域而迷罔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　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柈之生其肘也柈者易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文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循本　寓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寓漢君寓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所智休息處因感此而不能知黃帝之昇仙而死也柈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俄有髑髏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下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知將死矣故以策擊其腦而問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予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摶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之集耳何足控摶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之集耳何足控摶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

齊則無爲當生而憂
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　原始要終故知生者亦豈所
之貪生惡死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
以爲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
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益無爲而言之耳

碧虛　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間
爲勞惟趨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新傳　夫生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而死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歎
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歎
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力則至勞安能內全與此髑髏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管子有言曰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

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鮒鮋鮫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然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而已矣

【郭註】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於外非惑如何不得將求於外其情也實而適故修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海鳥之說歡學者深思而愼出也衝城窒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晴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於適則不達矣福特則因

【碧虛】受命自然不可遷適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烹質定分不可勸成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如齊侯之驚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禍去而不危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土之際則爲鼃黽之衣

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之爲物也頤輅生乎乾餘骨乾餘骨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之爲物也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之爲物也羊奚比乎不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　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爲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而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爲醫至皆入於機

呂註　遊魂爲變無所不之則百歲嚮朦何知也劌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良於我乎予果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爲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鬱棲或以根或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輅與脊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味而其生各不同黃軦之於九猷脊芮之於腐蠸羊奚之於不筍久竹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青寧也程也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爲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碧虛　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厭養乎此欲極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暇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爲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黽爲鼃遺類水涯著苔如衣

乃科斗所出遺類山阜之上變而爲草名曰陵烏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無情如山蚓化爲百合也蠐螬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生者不可勝論胡蝶就熟化爲鴝掇初出形潔若脫干日能飛其沫爲斯弥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弥至食醯以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皆肖爛草腐蠅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爲胡蝶也腐蠅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箄之老竹此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剌蝟俗云敗竹園多剌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爲貙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詰也

**江適** 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爲人亦已不可勝計矣而炎矣若化爲物則其更生其化抑又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揖之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卽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髑髏以明萬物之變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徼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亦不可謂出入爲機也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獨拳以該之歟

**副墨** 髑髏在蓬蒿之下列子攢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汝知而未嘗生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爲期未嘗死又何以滅爲樂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見子與若同在大造鑪冶中鼠

肝蟲脾唯其所化耳幸其化生凡有幾種自忽化而言大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爲醫蓋水苔欲生河中先有此眹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体質名黴蠙之衣即水烏也生於水爲水烏詩所謂言采其蘩是也黴與蚌蚨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烏即詩所謂荼蚔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烏而得鼈棲化爲烏足鼈蠙蠏蠏也羊奚比乎不笋之竹則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爲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爲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鴝掇鴝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斯弥斯弥化爲食醯食醯蠛蠓蠛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督芮督芮生瞀瞀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笋之竹則草名根如蕪菁此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

者乎雀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雀是也青寧生程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蛮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灰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歡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管見總論**　是篇名以至樂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耶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不可恥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王公大人於成則禍之機常相倚伏所以擧世陷於衰榮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爲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荅皆以人所不樂爲已之樂則其樂也益世俗所可芙蓉說中欽況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已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撝情則難

養非樂也終論人并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鼓鑄萬物而不由斯生成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成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造夫太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爲至樂也故

##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有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　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壞於其間故弥失之養之弥厚弥地弥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

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萬物之父毋以其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也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

呂註　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体天地氣氤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

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副墨　生者我之有命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

天達命之至者足以知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爲也知之所無而安之則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循本　反以相天天叶韻汀の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今能更生則又奚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下語文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慴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鎮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郭註 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極也其德不以物離性命則一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萬物皆造於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于

將鐍鍵與警者不事扤之以其無心也
覊落之不无蹤復也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
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慮
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
也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
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
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
所生常在於性動也

呂註　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
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
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聲龍之為物合而成体則上極
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
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則奚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
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
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
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數不昧適與
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



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
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屈合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遇則性脩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
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忝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
亦生驚懼不入其胸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
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如干將鏌鋣
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国而無攻戰之亂也開
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開人者賊生以
其德有心而心有限也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
而知此幾乎以其眞矣

江遹　至人不離於眞者也之此所以入水不濡
開尹坱謂至矣此為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眞也彼智巧果敢有心
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一體將不容
於天地之間水火登高不慄者也
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其
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

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芒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有形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哉絕是非離獨正不足以命矣夫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之終始者遊乎萬物之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竭合其德則不虧者遊是遍乎物之所造也遍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窮也其神無窮乃與道為一其用心也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從而入之夫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域鬱者以有知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迫物也然神生形者神未必宇含其神則物莫之能迫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全之所以全也神全則忘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



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夫其得全於酒徒以沈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知而猶有疾也若其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陸車乎此全於天者歟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通義】造乎不形無始也而止乎無所化無終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滯其太虛之體也

【方子及】德生謂天德出寧賊生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可慎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則累上聲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若厥作株拘渠吾處身也若

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痀拘拘季云曝也株拘斷拘也乃疑於神本作疑以下文照之當作疑從東坡更定）

**郭註** 累二十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爲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 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江通** 學承蜩於累丸之爲物可轉而反其適爲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蟬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別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以承蜩故孔子嘆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蜩之爲物高潔其馬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

之云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厓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殲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 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覆卻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呂註 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

江適 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習於水湧於泅者雖不



識舟而津人之妙可俾矣蓋不習於水方惕然震慄唯浣溺之是慮尚何舟之能操邪是以輕水者可教之忘水者數能若失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馭世者猶操舟以濟人於無涉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馭世也暇矣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之地有所困則其於濟世心矜則智慮而巧喪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昌之分等黃金為瓦甌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舍我矣然此終不可強為也惟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禪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拙者乎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箠以侍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救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祇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拔讀如拂高門大家也縣薄小戶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出也若楫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亦地而莫不閒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爲之柴立無心中央則非其後也

循天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

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耳本立者
如槁木之立也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梏。疑曰。汝奚惡欤吾將三
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
上則汝爲之乎爲疑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
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欤得於豚直轉
捾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疑謀則去之自爲謀則
取之所異疑者何也。豚捾羅云畫盾也詩蒙伐有苑
薄所以捲聚物者　謂畫雉羽之文於盾上聚僂曲
郭註　欲贈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間人獸也

呂註　爲疑謀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疑
哉以世爲之累也故
疑獨　爲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藏骨而貴爲龜
謀則願食糠糟而指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
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
口義　曰聚僂畚笛之類也左氏宰夫胹熊蹯不熟殺
之寘畚即此義
方思善　胲捾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韝畫韝車所以
載柩聚當作棗棗才官反樓當作婁力九反謂
賓於殯塗塈婁婁之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
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欑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蜃蜃
也經意蓋謂取蜃灰和泥塗柩而畫龍輴則篆畫龍文
之畚以易疑之生與疑猶不爲
不如疑乎

檀弓疏曰蔽牆也蔽涂之謂用木牆棺而四面塗之也故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椁者此牆木象椁之形也諸侯有輴而無龍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詒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墳竈有髻。詰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僤阿鮭蛙蠪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峳山有夔野有方皇。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云音讀赤駁蚊蜂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蓋其莫之傷也

【管見】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

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眞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
今人之逐妄衷眞皆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歟蓋戲充
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載鬼名
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
大故鬼小史記稱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
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省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



**郭註** 此直言養之以至於全者
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張湛** 此以養雞喻養生虛響景接情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木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江適** 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爲善鬬之畜虛驕則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鬬曰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特其氣顓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鬬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故其幾矣之後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逮而鳴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奚以

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雄皆莫之敵但反走而服若老聃之降胡佾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宮爲貪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衆人假養於外使生不雀常飢翱翔入表唯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反而後止悲夫

管見 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鬬已乎莊文脫略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之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 磨令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己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張湛 呂梁在今彭城郡三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以知知之命也

呂註　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汩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循可通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不能游則於陵而安於陵爲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爲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爲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

江通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越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耳

管見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

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鑲羅云鐘一鼓之拊

郭註　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　若之而欲遊乎物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

疑獨　梓人名慶鑲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齒齒未嘗耗氣虛一而離也不懷慶賞齊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鑲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已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予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敗

郭註　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

呂註　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

碧虛　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馬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管見　執纔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紐於此而成文於彼兪善御者執纔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然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郭註　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郭註　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呂註　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平規矩蓋則其盡與之合而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　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適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碧虛　忘足忘要未也心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未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君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烏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苦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俯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鼸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　忘所膽遺耳目閽付自然也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呂註 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駭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

管見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醉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那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衆惡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新傳 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無驚此篇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悟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嘆而寓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生命在天而莫違或過養而傷生二者二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緛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轂者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鈴衆合齋者不如見鬼顯不餘冥妄者多惑此後設險不一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雖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

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巳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而無不適矣

##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傳可

傳行也

郭註　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

可以故作之不可以一方也唯
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通耳
呂註　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言
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
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耶則山中之木士人
之原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
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則
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
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
消息盈虛與時俱化一上一下以浮遊乎萬物之祖猶
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
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
須溪　離之毀之挫之議之皆人情不相樂也賢
則爲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極浮世
唯莫德之鄉乎



薄惠之滋味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
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
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
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
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左傳云市南有熊宏僚楚人也

郭註　有其身而忘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無須臾離絕向太莫莫無也偏爾雅云急也

郭註　有其身而忘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無須臾離絕向太莫莫無也偏爾雅云急也　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

之南越ニ取ル其去ル魯ノ之遠キ也若ク恣ニ其本步ヲ而人人自ラ踏ム其方ヲ則萬方得ル矣不ニ亦大乎去ル國捐ツ俗謂ヒ湯除ス其胸中ノ也君乃謂ヒ眞欲使ル之ニ南越ニ也形倨顓凝之謂ヒ帶ヲ君滯守之謂ヒ形ト與ニ物夷心ト與ニ物化斯寄ル物ニ以自載也君能少ク費寡欲則無ニ所ニ不ル足ラ涉ル江浮ル海不ル見ル其ノ崖ヲ踰ル絕情欲之遠ニ君欲絕則民各ク反ル守ル其ノ分ヲ自ラ此遠矣赫然獨立於萬物之上ニ也有ル人ノ者有ル之以爲ニ己私ニ也見有ル於人ニ者爲ル人所ル役ス者也故堯雖ル有ル天下ヲ皆寄ル之ヲ百官委ル之萬物而不ル與焉斯非ル有ル人ヲ也因民任ル物而不ル役ス己斯非ル見ル有ル於人ニ也遊ル於太莫之國ニ者欲令ニ蕩然無ニ有ル國ノ之懷ト則世雖ル變ス其於ニ虛己ニ以免ル害ヲ一也

呂註　以魯國爲ル疲者患ノ之所ル生ス出ル乎不ル能ル忘ル其ノ國ヲ也蓋形不ル遺則國得ル爲ル之累刻形所ル以去ル皮心不ル白則欲得爲ル之染酒心所ル以去ル欲離ル人入ル天此爲ル遊ヒ于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ル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ル屬ス於文之不足作不ル知ル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ル求報ル仁而不ル以爲ル恩也不ル知ル義之所ル適則不ル尚ル往來

不ル知ル禮之所ル將妄行而不ル去ル也建德之爲ル國如ル此而所ル以不ル能ル遊者以國與ニ俗靡之而已弃德捐ツ俗與ニ道相輔而行則不ル勞ス而至ル矣太道逕ル其ノ夷而人視ル之若遠且險者以ニ形倨而不ル遜ル留君而不ル進ル耳以ニ無形倨無ニ留君而爲ル車以ニ少ク費寡ル欲而爲ル糧其患不ル能ル達ル哉不ル見ル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ル君者自崖而返則拘ル于虛而畏ル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ル於人非見ル有ル於人ニ也堯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ル怒向之乘ル道德而浮游者其于ル世也亦若ル此而已矣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

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忘送往而迎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衛
大夫也成上下之縣禘云設鐘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
編鐘也彊梁多力也曲傳司馬云謂曲附已者隨之
也

【郭註】洎然抱一非敢假以益事復歸於朴還用其
本性也侗乎無識任其純朴也儻乎忘怠疑無所
趣也送往迎來無所忻悅也勿禁勿止任彼也從其
彊梁順乎衆也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
不得不爾也賦斂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
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忘怠疑不敢欲速
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先所抑曲傳先所遏而
出于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先
所設于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埋有大塗
者乎而況于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循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成二矣故曰一之
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儻乎忘怠疑無所忻悅
乎若丘如物之叢生而无心也彊梁不順之人委曲
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
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
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翛翛翐翐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予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

惡而況人乎豹豹狖狖司馬云舒遲貌迫脇而棲李云近脇在衆鳥中纔得容身而寤辟害之至也

郭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爲前爲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期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羣俱也患害生于後知以希競木伐甘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為迕矣混然大同則无獨異于世矣故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于狂无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无怪乃至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也不亂羣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任乎物而无受害之地也

呂註　狶韋狶韋則貪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无能弘援而飛迫脇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処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君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此狂狷狂妄行逆不爲功名還丹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昧蔡之厄所以処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神尼者苟不知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管見　道流而不明吾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因之雋呂氏從吾從處非是明字下著註故後来解者得應是德名應是明庶幾孔子問子桑虖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孟跣徒友益散何與子桑虖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且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擯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虖又曰舜之將死真誉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李云桑姓虖其名隱人也假國名林回司馬云假之逃民之莊名布謂貨財之冷疑是其命二字譌書

郭註　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呂註　學乳子而不知所謂天屬唯孝弟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其情率則不勞而邀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

管見　待字先二義形緣而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緊係處文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

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

**郭註**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呂註** 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 莊子以騰狼自喻。得栟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胎然也。

**口義** 太布。粗布也。慮。憂也。係屢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也。蔓纏繞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狼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

尼曰。始用四達齊祿臨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夫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鵜鴂曰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　天損之以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体來不可禁禦於今爲始。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然。則敢者非我也。天也之行不可逃。借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爲四達臬。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來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毛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謂。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鵜鴂之畏人而入於人間。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祖而稷之。此无受人益所以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死所爲怪也。所謂天者。皆明不爲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宅於而体與變俱也。

宮註　炎氏之風。猶炎氏之須已。即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无受人益以待之人。无天一。晏然体逝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天邪。无始非卒。正

猶知命之歌者則知所以為始卒為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能與無受天損則與之俱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无受天損所以易也齊祿豈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益卉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鸛鵒之畏人而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无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知其為天則冕然躬逝而終矣

【口義】槁木九竅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無其數無節奏也齊角不合五音也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于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盍之來欲辭不能故雖窮桎梏窮塞也不行推之不去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皆天也吾亦與之俱泄故曰借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卒謂此也集而無室礙矣齊祿外至亦時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也無功而祿欲不取而有推之不去者如此無受人益難也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君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亦造化之故曰有天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得之於天豈人所得而與哉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副墨】推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發天人損益始終之論怒者其誰知誰受者誰不受者微末到底不受者不足以語此

肇乘　翛然如脫牿由者其生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身之偕往可也鵷鶵燕雀不給不服也實如易有求口實亦所不顧其畏人甚矣而不能不襲處於人間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由者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闉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司馬云雕陵陵名也樊也殷大也曲折曰逝李云山樊也運寸可圍一寸也一云翼大逝難目大覩希故不見人無可馬云何其便也許罟也三月當是三旬以

瞥聞照之可見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冷

**郭註** 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

**呂註** 鳥之眞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夫相爲利者恆相爲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也

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名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

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濁水之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

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蟬與鵲之道也入俗從俗不

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鑑之道也

違其禁令也以吾爲幾以見閒爲幾也夫莊子推乎

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蔑

老聃上揩摯乎三皇下痛蔣其一身也

**呂註** 觀異鵲之利而從其自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

虞人之設以爲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

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

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

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陽朱也

**郭註** 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張湛** 夫驕盈矜伐人情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號能距之理

**新傳**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忘則所以適安有不得哉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

忘也竟爲不全性命之故莊子於篇終言之情

江適　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在惡於逆旅之人者非謂其美也以其美故賤之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妄亦不特其美而去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管見總論　是篇以山水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殺鵝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心竟子離二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夫文皮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舟之觸舟不怒賊敛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鸛鵝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令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滄氏明處貧而非德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眞似者也故眞人不憚諠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莊子翼卷之六終